

爱情是什么？婚姻又是什么？这是个问题，而且是人人都要面临的问题！
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也一样无法回避。

二十一世纪有关爱情与婚姻的箴言

两个人的旋转木马

雪屏 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二十一世纪爱情婚姻的箴言！

两个人的旋转木马

雪屏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两个人的旋转木马 / 雪屏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9.5

ISBN 978-7-5104-0296-8

I. 两… II. 雪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60806 号

两个人的旋转木马

作 者: 雪 屏

责任编辑: 连 慧

封面设计: 叔冰设计

版式设计: 韩东坡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发行部电话: +8610 6899 5968 6899 8705(传真)

总编室电话: +86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版权部电话: +8610 6899 6306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660 × 960 1/16

字数: 160 千字 印张: 14.5

版次: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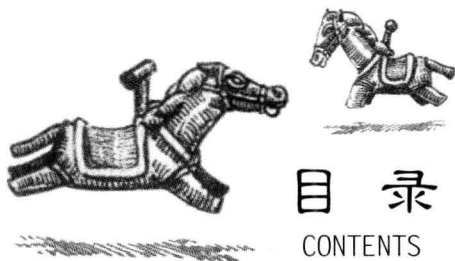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0296-8

定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+8610 6899 8733



目录

CONTENTS

1. 岁月留痕 / 001
2. 夏日遗失的一个吻 / 010
3. 兄弟连 / 015
4. 拒绝遗忘 / 028
5. 追忆逝水年华 / 039
6. 失踪 / 048
7. 浮生若梦 / 056
8.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/ 063
9. 痴男怨女 / 071
10. 燃情岁月 / 077
11. 没有青春的青春 / 097
12. 生存还是毁灭 / 103
13. 夜长梦多 / 109
14. 点 45 口径女郎 / 118
15. 麻酱烧饼 / 124



- 16. 无语问苍天 / 138
- 17. 言语的秘密生活 / 147
- 18. 我呼吸的空气 / 156
- 19. 苦难的历程 / 163
- 20. 眩晕 / 169
- 21. 绝望的驴友们 / 178
- 22. 极限 / 184
- 23. 梦游 / 190
- 24. 花火 / 199
- 25. 信仰时分 / 203
- 26. 无尽的等待 / 207
- 27. 亲爱的…… / 213
- 28. 一年以后 / 217



1. 岁月留痕

“默哀三分钟。”

.....

“礼毕。”

“好啦，我们出发吧。”

“目标西南方向——元宝岭。”

“时速限定在一百公里。”

“启程！”

十几个人，七八辆车，这是单身者俱乐部的一次特别行动，他们准备从北京出发，历时一周，向海拔三千六百二十公尺的元宝岭发起总攻。

策划此次行动的总指挥是个网名叫“微乎其微”的杂志编辑，



他在论坛上很有号召力，由他来指挥一点不意外，意外的是在指挥行动之前他就已经死了。

他是出车祸死的，眼下在都市中最频繁最自然最轻而易举的死亡方式，无疑就是车祸了。结果，一场探险活动就这样演变成了一次悼念活动，大伙儿坚持把活动进行到底，与其说是为探险，倒不如说是为了“微乎其微”。

他们的向导是一辆伤痕累累的桑塔纳，看上去，它跟别的车起码亲密接触过一百回了。

驾驶桑塔纳的司机虽然不是伤痕累累，五官却显得十分抽象，因为他总是耷拉着脑袋，又刻意跟大伙儿保持距离，所以同行者都看不透他。

一路上，他少言寡语，大概是把声带忘在办公桌的抽屉里了罢。别人在车上扯着嗓子唱，他不，他忠于职守——因为他的本职工作就是个出租车司机。其实，他不唱的原因还有一个，就是他唱歌的时候像刚喝过半瓶硫酸，非得要灌他些碱性饮料中和一下，他才能放声高歌。

他叫陈汐。另外他还有个名字——恐龙，他把它刻成图章，盖在他每一本藏书上，这是他的初恋情人给他起的，他后来的几任女友也都认为这个名字很形象。

搭他车同行的郭仲夏，一直担惊受怕，怕他把车开到高速公路两侧的垄沟里去。郭仲夏是个大学副教授，教授日本文学，他长得像个南极动物，溜光水滑，简直跟企鹅一样，却又穿得酷似一头北极熊，一件套一件，别说猫腰了，就是撒泡尿解那些纽扣



也得花上一刻钟。

“你这辆撞过多少次了，怎么补丁摺补丁？”郭仲夏本来不想问，可是不问心里又犯嘀咕，对操纵他性命的人产生信任危机，所以一不做，二不休……

“我从来没有撞过车，从来没有过。”

“那么，车上这些磕碰怎么来的？”郭仲夏只好继续追问下去，这就像那些放纵的辣妹心理一样。陈汐说这是他花三万块钱买的二手车，当然，也许不止二手。“难道你就开这样的车拉客，会有人坐吗？”郭仲夏还是奇怪。“会有人坐，比如你，”陈汐迅速地作出反应，“你是我拉的第一个客人，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客人——我是临时代替‘微乎其微’来做出租车司机的，他是我的朋友。”

郭仲夏本来还想问他的职业、他的年龄，以及他的婚姻状况，不过，似乎那样有点过分，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，属于限制级。毕竟陈汐不是他们单身俱乐部的正式成员。

“你们为什么如此惧怕结婚呢？”陈汐反倒问起他来。

“唉，往事不堪回首啊，”郭仲夏说，“这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情感的苦难历程，因而他们不再相信爱，更不相信婚姻，宁愿让自己像一粒粒散沙一样不规则地与生活保持分离状态，比如尾随在我们车后面的那二位——”

“就是那两位半老徐娘，冷眼看去，不是挺风花雪月的吗？”陈汐瞅了瞅后视镜。

“前边那个叫刘竟，是团市委干部，她的朋友几乎都结婚了，



每次婚礼上，她都能接到新娘抛出的花束，最少也有五十回了，可是她仍然没能把自己打发出去。”

“刘竞旁边的那位呢？”陈汐简直像个迷恋室内剧的家庭妇女，看完第一集后，又急于知道下一集的内容。

可惜，陈汐对郭仲夏的期望值太高了，而郭仲夏只知道刘竞旁边的那个脸色苍白的女人叫宋晓娜，是一个网站主管，给人们的印象是机械、单调和乏味。陈汐不再往下问了，他知道得已经够多的了，他的脑容量有限。

“我们几点能到？”郭仲夏问道。

大概他们也就刚刚走了十分之一的路程，早着呢。在准备这次行程之前，“微乎其微”特意带着陈汐跑了一趟，本来叫上他只是为做个伴，结果，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陈汐的肩上，这是“微乎其微”临终前的嘱托。

“天黑前总能到达了吧？”郭仲夏又问一句。

“如果你不总这么分散我注意力的话，估计能到。”陈汐使劲踩了一脚油门。郭仲夏不言语了，把视线移到车窗上，从那，可以看到荒凉的田野和被寒风摇撼的树枝。

“OK，我不烦你了，保持沉默好啦。”郭仲夏说。其实，无论郭仲夏烦不烦他，前面都有一场灾难在等待着他和他们。

“你要腻味，可以听听音乐。”陈汐说。

他不是不喜欢跟郭仲夏说话，而是不习惯，大概有两年的时间，他都闷在屋子里不出来，通过网上书店，以文学史为购物指南，买书——读书——藏书，他跟书密切地联系着，仿佛是一个



因为另一个的存在而存在。“微乎其微”总想把他从书房里拉出来，“起码你要时不常地跟女人睡一觉吧，不然，你连男性特征都消失了。”“微乎其微”说。他不听，他也听不进去，他的书胡乱地堆在房间的各个角落，包括碗橱里，看上去整个居所一片狼籍。他甚至叫来外卖，在吃饭的时候也捧着一本书，不过，不是在读，而是在摩挲，把玩，挑剔似地欣赏，这就跟情侣之间在上床前相互脱衣裳一样，也是欲情的一部分。“我早晚要把你从这个垃圾堆拉出去。”“微乎其微”说。然而他始终没能做到，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在他死后他反而如愿以偿了。

“拜托，哥们儿，你快把那个女人忘掉吧。”临终，“微乎其微”还在劝他。陈汐只能以悲哀的神情久久地注视着他，陈汐不是不想，而是不能，用个老词儿说，就是树欲静，而他妈的风不止。“微乎其微”去世的那天晚上，他又梦见了他一直都忘不了的那个女人，醒来，他发现自己竟然泪流满面……

坐在车后座上的郭仲夏偷眼打量着他，觉得他跟日本那个殉情而死的无赖派作家太宰治酷似。

也那么瘦，也那么垂头丧气，郭仲夏担心他会不会也太宰治的方式来结束自己……这时候，陈汐的车已经下了高速，换了档，驶上了一条盘山公路，他让郭仲夏用步话机通知后面的车跟上——这座山尚未开发，旅游者也很少，道路狭窄而泥泞，不好走。

“伙计，后面的车要求休息休息。”郭仲夏起了一个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。



“那就到南边那个山坡停下吧。”陈汐紧紧地皱着个眉头说。

说实话，这一群人基本还都算得上是俊男靓女，模样不差，兜里也有俩钱，何以对人生抱以如此悲观的态度呢？陈汐琢磨不透。在他们眼里，爱就像劣质白酒，喝起来挺过瘾，可是容易醉，醉后醒来头疼眼花，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，痛苦而又备受折磨。

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接吻，不再抚爱，不再跟异性做那些情人们所做的事，只是不那么当真罢了。

陈汐跟他们都不认识，还得郭仲夏逐一给他介绍——刘竞和宋晓娜已经提过了，那位冬天仍然穿裙子的姑娘叫沈锦梅，在电台当播音员，天天辅导听众如何如何谈情说爱，尽管她自己并不相信爱情；那位长了一张娃娃脸的小子是江彤，自由撰稿人，专门给那些时尚杂志写影评；这边这个一天到晚打瞌睡的先生是潘笑易，他总说他不是困，而是上眼皮比较沉，常常处于下垂状态，在曲艺团资料室供职，另外还有一位哥们儿叫甘以文，没在，可能撒尿去了……陈汐对他们只简单地打个招呼，很不热情，因为他关注的只是其中的一位，而并非全部，其实他们对他也不是特别热情，旅途的劳累可能是主要的原因之一。抽支烟，撒泡尿，活动活动筋骨，他们就上路了。他们的速度显然慢了下来，山路过于崎岖了，别玩悬，小心为好。他们的目标是元宝岭的顶峰，从那里可以看到整个平原的全景，假如望远镜够一定度数的话。越往上走，路面就越颠簸，危险系数也越大，最后，通过步话机，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，将车就放在半山腰的一处开阔地带，背着行囊，爬上去。陈汐发现，他们很少互相帮助，甚至不肯伸手拉



谁一把，几乎都是各自为政，仿佛根本不是同路人，而是萍水相逢的陌客。

“你不觉得，你们这些阶级兄弟太独了吗？”陈汐爬上一块巨大的岩石以后，掉过头来对紧随其后的郭仲夏说。郭仲夏却回他一句他始料不及的话。

“我们几乎都养宠物，并不怎么孤独。”郭仲夏还告诉他，要不是怕不方便，他们可能就叫他们的狗也加入到这次驴友行动当中来了。

陈汐沉默了半天，他无话可说了。

后面有个瘦女孩，瘦得简直就是非洲难民的亚洲版，她攀登得太费劲了，陈汐想拽她一下，她却回绝了，憔悴而疲惫的脸上是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表情。郭仲夏对陈汐说：“你多余，这么献殷勤只能惹她们反感。”陈汐不得不尴尬地缩回手来，说了句“一群怪物”，便放弃了助人为乐的打算，转身，径自向更高的山坡爬去。

翻过一座光秃秃的山包，眼前竟是一片树林，什么树种都有，显然是野生的。

“有一句话，我一直想问，却又不便问。”郭仲夏说道，一脸的踌躇。

“既然不便问，那就不要问了。”陈汐甩开郭仲夏，也甩开大队人马，走到最前面。很快，他就把一干散兵游勇丢在了后边，听见郭仲夏叫他，他才抱着膀子倚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，站下。

他偷眼注意着大部队当中，那个最沉默的女人，她的深色职



业套装清晰地显示出她的线条和动感，他甚至不由得还联想到她不穿这身职业套装时的婀娜……他站的位置是一个山口，冷飕飕的风声从耳边掠过，打着呼哨，冷得他直哆嗦，此处不是久留之地，所以，等郭仲夏他们一跟上来，他就赶紧继续前行，躲开这个山口。“微乎其微”坚持叫他来，恐怕就是因为这个女人也在的缘故吧——他想。

“你居然说我们是一群怪物，而事实上你也够怪的了。”郭仲夏一赶上来，跺了跺冻僵了的双脚，他已经有点喘了。

“登峰还有多远啊？”后面的人显然是吃不住劲了，背上的负重已经把他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。陈汐告诉他们：“快了。”他所说的快了，并不是快到目的地了，而是快到一座破败的庙宇，在那里他们可以打尖、休息和点起篝火来暖和暖和。那是一座明末清初建成的庙，梁木都叫人偷去了，只剩下残垣断壁，简陋而凄凉。虽然庙里没有屋顶，难以避雨，却还有四壁支撑着，可以遮风。

“这是一座什么庙啊？”有人问。陈汐随口答道：“这是关公庙。”其实他也不知道，他猜也许是关公庙，也许是土地庙，甚至是夫子庙，管它呢！

陈汐招呼全体成员去拣柴禾，以便点起一堆篝火来……因为都是网上结识的，彼此间并不熟识，都远远地站在篝火外围，陈汐只好让他们靠近一点，这样还能暖和些。其实很多人，在QQ上交谈得已经很放肆了，可是，真的见了面，还不免拘谨，不管陈汐怎么动员，他们也仍然搓着两手，跟大伙儿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



尤其是那些不窈窕也不淑女的女人们。陈汐没耐心再理他们，自顾自地喝着矿泉水，眼睛从眼镜上方掠过山下的一片荒野和一片树林，在书堆里呆久了，这里的景象叫他有几分兴奋。

这时候，他们谁都没有注意到，天空中已经乌云密布，他们只注意到那尊破损得已经不像样子的泥塑，猜测它究竟是何方神圣。

等陈汐把所有拣来的树枝都丢进火堆里，眼瞅着它们成了灰烬的时候，才宣布继续赶路。他回头特别留意了一下他所关注的那个女人，她今天没有戴她那顶网球帽，他认识她的第一天，她就戴着它，显得又自负又美丽，另外还有那么一点神秘——恰恰是那种神秘深深地吸引了他，令他主动地走向她……



2. 夏日遗失的一个吻

“那位先生，你现在是不是还愿意帮我的忙？”那个瘦女孩大概实在是撑不下去了，终于撂下了架子，她是这些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位，三十出头。

陈汐矜持地接过她的行囊，驮在肩上，他故意表现得适可而止，甚至表现得近乎冷漠，因为他不愿让他所关注的那个女人产生误会，不必要。

“气温好像越来越低了。”瘦女孩说，她叫梁惠。

“气温低，多穿一点就是了，最受不了的是我的脚，都磨出泡来了。”那个在团市委经常演讲的刘竟说道。看来，她平时用嘴的时候多，而用腿的时候太少了。

刘竟在加入单身者俱乐部的前半个月，差一点就结婚了——



夏日遗失的一个吻

因为她碰见了一个她理想当中最理想的恋人。也许是过于理想了，以至于让她产生了可疑，结果，她做了一系列的蠢事，把她的婚姻活生生地给断送了，为此，她后悔不迭……这会儿，她一屁股坐在一块突起的岩石上，脱下她为此次行动特意准备的耐克鞋，揉搓着她的脚丫子，鸣冤叫屈。

同行者当中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关心她一下，而她也觉得这很自然，天经地义，假如别人中途抛锚，对方不跟她求援的话，她也不会狗拿耗子。刘竟点上一支烟，悠闲地吸着，望着伙伴们渐渐远去，等到他们拐过一道山梁，她已经见不到他们了，她才扔下烟，追了上去。

“等等我，等等我！”她大声叫喊道。

没人应承她，只有回音，她有点害怕了。

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过了山梁，竟发现有一个人在等着掉队的她，就是替代“微乎其微”的那个姓陈的“四眼”。她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对他笑了笑——这已经是例外了。自从她跟她的恋人分手以后，她就再也没跟任何一个雄性动物说过话，更谈不上冲男人笑了。

“这个季节，一旦在山上迷了路会很危险的。”陈汐尽可能用外交辞令来对付这些个性男女。

“如果你要怕危险，那就不必冒险来等我。”刘竟原本想说一句客套话，表示感谢，可是一张嘴就硝烟弥漫，她习惯了。

“只顾自己，那可不是中国特色呀。”陈汐说，同时伸手想把刘竟的行囊接过来，为她分担一部分，没想到，她不但没把自己



的行囊交给他，反而把他替梁惠背的背包抢了过去，搁在肩上。“我虽然身为一个女孩子，可是性格上更多的是阳刚。”她强硬地说。

陈汐又把她抢回去的背包夺了回来。

“不幸的是，我一向是男人，我也只能是男人，想变也变不了啦。”陈汐一边说，一边大踏步地往前走，刘竟望着他的背影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赶上大部队，陈汐提醒大伙儿说，这一片野山原来是有狼的，诸位还是小心为妙。几个汉子先慌乱起来，放眼四周，生怕狼群突然从天而降，拿他们打了牙祭。刘竟不禁嘲讽了他们一句：“现在的爷们儿，越来越不像个爷们儿。”

汉子立刻跳起来予以反击：“现在的娘们儿，也越来越不像娘们儿了。”在唇枪舌剑中，大部队蜿蜒而上，顶峰已经横在了他们的面前。陈汐发现，斗嘴居然可以消除疲劳，不知不觉速度加快了许多。陈汐还发现，女人在斗嘴的时候更加风姿迷人，才智超群。

“坚持，坚持就是胜利，顶多再有半个钟头，就能看见无限风光了。”陈汐吆喝一声，鼓舞士气。

“乌拉，乌拉！”全军上下一阵欢呼，其间还夹杂着一声尖锐的口哨声，陈汐一下子就听出来口哨出自谁人之口。

记得，他第一次见到吹口哨的那个女人，就被她迷住了，不由自主地走向她，他还没粉墨登场，那个女人已经看穿了他的狼子野心，也许这种事她遇见很多了，她冷笑地吹了一声口哨，可